

烟囱

郑宪

趁夜色突然杀回来，顺便视察了一下工作，找不到相关人，便一路奔到河边，跺脚叫骂：“不怕血吸虫病的人，有种的就不上来，死在河里算了。”那以后，工厂到河的中间，垒起一堵水泥高墙，从此无法入水。

借夜色掩护下河游泳的事被断了生存，但是我们依然喜欢上中班。那些年的中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夜里12点，中班有白天闲时的自由，上班相对清静。堆料场边的那块空地上，一盏盏灯照着，工间休息时，一批人来，一批人走。常有一个主角说，围一圈人听。年纪大的多围着董师傅，年轻的多围着恬。恬会讲国外名著故事。那年头一般人看苏联小说多，他不是，讲的都是法国作家的料，让我们感觉既高级又新奇：莫泊桑，巴尔扎克，大仲马小仲马，雨果，还有左拉。一部《娜娜》，讲了十几天，说出身低贱的交际花娜娜，一个粗劣的低级演员，又是性感的高级妓女，如何把追求她的男人玩得溜溜转，钱财被一口口吃掉，让他们一个个走向破产，有的还命赴黄泉，而她自己，最后则患天花而歿——是报应，还是因果？听得我们一个个愣神沉迷。

那天上班，听了娜娜故事的最后悲剧，回宿舍，睡觉，醒来，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悲剧却接踵而来：那天我们下班，半夜后的凌晨，有个人，从烟囱上掉下来，掉在黑黑烟囱里的泥地上面。他身上，有抽完了烟的香烟壳子，手里，握一只碎了的酒瓶。

为啥要从烟囱上掉下来？掉下来的人是谁？几千人的厂，说了名字也忘记。只是记得是他车间一个会弹钢琴的小青工，性格易冲动。有人说，他是让人说控了生活问题，被看到在厂内强行对人接吻，后又爱情破裂，绝望了。也有人讲，他这样做，原来只想做个姿态，让厂里热恋的女朋友回心转意。而他女朋友，竟这样激将他：你敢像锻工车间的小青工，爬一次烟囱给我看看，显示你的魄力和真情？于是，他真的半夜爬上烟囱，在上面酒醉烟醒。一阵大风吹来，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……

一根烟囱，就这样染上了悲剧色彩和血腥。走过望过，一声叹息。而恬在烟囱下的讲故事也戛然而止——活跃的话从此沉默了，讲外国名著故事的情景也就此消失。他是自责吗？他曾经的勇敢之举，真的为后面的荒唐之举可悲之举，做了活生生先例的铺垫？

烟囱外围的铁梯被一把大环锁锁上，谁也不得攀爬。

之后的1977年，恢复高考，恬奋力一跃，考了个高分，走人。别人走，还回来看看，有恋恋的心。恬一次没回。我这次来厂，其实是做最后的探望。工厂的周围，没了一丝农田。就连这个厂，不久后，也要整体搬迁到远僻的一个处所去了。而那个烟囱，已“壮烈牺牲”——炸成了碎片瓦砾。这里，很快会成为一大片商业楼宇以及吃喝玩乐一条龙消费的汪洋。

那天，我在曾经的工厂，还遇见一人，惊讶：像极壮年时的董师傅，高而壮，眼鼻口耳，形似更神似。一问，就是董师傅的儿子。三十年前，董师傅在一次重大工伤中，骤然离去，瞬间阴阳两隔，让多少人痛彻。这个顶替他工作的儿子，现在已是厂里的“中层”：信息管理部部长。说到董师傅，儿子说：“他当年喜欢唱戏说书讲笑话，欢乐了許多人，对吧？”

我感慨，回来挂了一个电话给恬。他在一家研究所当研究员，退休后返聘。我说，我去老厂了，原来的车间，没了，原来的大锅炉和澡堂，了无痕迹。那根高高的烟囱，炸毁了，在几年前。他“啊”了一声，长久未置一词。然后，电话吧嗒一下，挂了。



那是他一生当记的壮举吧。我们还一起做过件事，是夏天上中班，一群小青工，在总想出歪点子的恬带领下，悄悄潜到烟筒边的一条脏河里游泳。天热，乡下不干净的河浜也是一种诱惑，在夜色掩护下，在工间休息时，泡进凉凉的河水，从河里仰望高耸无语的烟囱，浮想联翩。晚上，一般只有一个值班的车间副主任，忙不转，瞒天过海的可能性巨大。但有一天，车间主任

波兰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·米沃什（1911—2004）的诗歌作品《米沃什诗集》最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这套《米沃什诗集》按照诗作的创作发表年代分为《冻结时期的诗篇》《着魔的古乔》《故土追忆》《面对大河》四卷，包括335首诗歌，几乎涵盖1931年至2001年间米沃什的全部诗作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这位诗人的诗歌全貌。这套书的译者是林洪亮、杨德友、赵刚。此前，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张曙光译《切·米沃什诗选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黄灿然翻译米沃什《诗的见证》，喜爱米沃什作品的读者如今有了更多选择。

米沃什的诗作题材广泛，深具哲理意味，凸显波兰民族风格。他继承了波兰的文化传统，无论身在何处都坚持用波兰语写作。他1911年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附近的谢泰伊涅村，1929年考入维尔纽斯的斯泰凡·巴托雷大学，先后攻读过法律和经济学，1930年便在大学的刊物上发表诗作。大学毕业后来华沙，在一家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。1939年，他出版了两部诗集《关于冻结时代的诗篇》和

在奥杜威峡谷探寻

黄开发

把奥杜威峡谷列入这次坦桑尼亚游猎的行程，缘于在杰里·本特利《新全球史》上看到的一张照片。那是发现于峡谷中的一段350万年前猿人脚印的化石，图注上说，它们分属两个猿人的四行脚印，一个成人的和一个孩子的。脚印给人的印象总是不久前留下的，脚印化石仿佛一下子拉近时间距离，引起了我的情感共鸣。这两个猿人是什么关系，要去何方，脚印是因为火山灰的覆盖保存下来的，他们躲过了一劫吗？……查资料得知，奥杜威峡谷是学术界公认的人类发祥地，于是心向往之。

2月9日上午十点，我们离开塞伦盖蒂南部的奥杜威地区，乘车向东北方向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方向进发。正午时分，在一个距离火山口二十多公里的岔路口，拐向一条土路，再前行五六公里，就到了坐落于奥杜威峡谷北岸的奥杜威博物馆。

奥杜威峡谷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。从1931年起，英国人类学家路易斯·利基（Louis Leakey）来这里进行考察、发掘，不久，他的妻子玛丽也加入他的团队。

博物馆工作人员格丽丝小姐带我们参观展厅，几间展厅都不大，展品也不算丰富，多是古人类和动物化石及其石器，这些标本经过精心的排列和介绍，大致勾勒出从猿到人的漫长历程。原始人类直立石超过六十种，包括南方古猿、直立人、能人等，展现了人类在200万年时间里的演变，并揭示了它们对于我们现代人出现的意义。最著名的一个180万年前类人猿的头骨。在奥杜威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，——包括已灭绝的和现存的动物数十种，表明这里曾经水草丰茂，动物成群。恩戈罗恩戈罗火山一次次地爆发，彻底改变了奥杜威一带的地形地貌。

我们看到了猿人脚印的浇铸复制品，原物在40公里外峡谷中一个叫“莱托利”的地方。1978年，玛丽·利基的团队发现了这些脚印，它们记录在一条24米长的小径上，反映出猿人们一段极其短暂的生活。360万年前，火山爆发，灰烬降落地面，一场小雨来临，淋湿了沉积物，在尚未变得干硬之前，一些人类和动物在表面上行走，留下了各自的脚印；很快，火山再次喷发，新的火山灰覆盖并保留了脚印。接着雨季到来，把火山灰变成了新的岩层。

莱托利脚印小径的重要性，在于它是人类进化早期双足行走的独特见证。它表明，距今约360万年，在脑量增加和石器使用之前，人类就已经能够双足行走。虽然今天我们知道六百万年前就出现了双足行为，但始终存在争议。莱托利脚印小径毫无疑问地表明，至少有一个物种在360万年前就具有了与现代人难以区分的功能性双足。新的研究显示留下脚印的不止两人，而是四人。过去小径的复制品已经显示有三人的足迹，第三人走在前面一个人的脚印上。然而，2011年对脚印进行了重新挖掘，发现有四个块头差不多的猿人走在同一方向上，其中三个的脚印是重合的，走在后面的两人也许是怕泥浆粘脚，踏着前面一人的脚印。

马赛人格丽丝小姐很热情，表示可以带我们参观类人猿头骨的发现地。越野车沿着峡谷南岸的土石小道，走了两公里左右，来到当年的考古遗址。在发掘坑位的边上，矗立着一座半人多高的水泥纪念方台，顶部镶嵌一块方形铜牌，镌刻着：“1959年7月17日，玛丽·利基在此发现南方古猿鲍氏种（东非人）头骨”。那天，路易斯卧病在床，玛丽出门去寻找化石。一小块头骨吸引了她的视线，她惊喜万分，多年来一直盼望找见的东西终于出现了！经过进一步的搜索，她又发掘出两颗猿人的大牙。

离开纪念建筑，我们继续往峡谷深处前行几公里，参观了利基夫妇古队的宿营地。然后，车子回转，沿着峡谷边缘的土石路，前往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。越野车在大大小小的石头间左闪右躲，上下颠簸，车后尘土飞扬。大峡谷稀稀疏疏地点缀着灌木和草地，干燥而又荒凉。下午三点钟，阳光晃眼，几大朵晶亮的积云飘向远方。随处可见一株株黄绿色，被称为奥杜威派的东非洲剑麻，它又叫作奥杜威，奥杜威峡谷即得名于此。满目荒野，仿佛亘古如斯。恍然间，我觉得车子像一架时光穿梭机，来往于古今。

东非是人类故乡。大约100万年前，南方古猿消失，继之而起的是直立人。古DNA研究显示，直立人约在180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，踏上大迁徙的征程，去寻找未知的更适合生存的土地。大约20万年前，在东非又出现了智人，他们具有更发达的大脑，发展出了富有表现力的语言。科学家们相信，这些现代人的祖先们在7万年前开始了新的迁徙，并逐渐取代了欧亚大陆原已存在的人类物种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通过北极地区进入美洲，一直走到南美大陆的最南端。大迁徙

堪称最壮丽的人类史诗，想起来令人神往。

不仅人类，其他哺乳动物、鸟类、鱼类、爬行动物都有大规模迁徙的行为。提起东非动物大迁徙，人们总会想到每年七八月，百万角马抢渡马拉河的壮观画面。实际上，角马一年四季都在迁徙，一月份来到塞伦盖蒂草原的南部。来奥杜威的早上，我们在塞伦盖蒂南部恩杜图地区看到了大迁徙中的“大部队”，数十万混杂着斑马、汤姆逊瞪羚等的角马群游荡在无边无垠的草原上，这里像一个悠闲的大牧场。但凶险就隐藏在食草动物们的身边，附近草丛中潜伏着狮子和猎豹。年度一年，在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两大草原之间，角马等动物逐水草而居，周而复始地上演着相同的戏码。

由东非动物大迁徙，我又想起了人类一次海洋上的迁徙。从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，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经过不断地探索和航行，发现了夏威夷群岛。他们凭借适合远洋航行的独木舟技术，利用太阳、星星、海流、风向、候鸟等自然现象导航，穿过太平洋中心的惊涛骇浪，找到了新的栖息之地。据说，他们最初从候鸟那里得到启示。每年相同的季节，鸟群北飞，消失在海洋深处的天际线后面。人们知道，鸟儿不会永远飞翔，远方一定有陌生的土地。于是，他们开始追逐鸟群的飞行路线，并对它们每年最终消失的位置进行定位。来年，再从去年的终点开始新的追逐。400年过去了，夏威夷群岛终于闯入了波利尼西亚人的视野。

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和远古人类的大迁徙，与动物的迁徙显然不同。他们有着远比动物高级的大脑和智力，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，能够用语言联络思想感情，积累和传播经验，所以能够不断地找到新的家园。动物的迁徙受其本能的驱使，大都在斗转星移的季节里轮回，本质上属于逐水草而居的动物习性，迁徙的时间和范围都有限。早期人类的大迁徙可能未脱动物的求生本能，然而，他们表现出了探索未知事物的强烈好奇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，在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，也在改造自己，超越自己，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文明。

我又想，现时代的人类与智人走出非洲之前的祖先相比，差距有多大？这个账并不好算。智人和直立人根本无法想象，他们的后人没有翅膀，却可以比鸟儿飞得更高、飞得更

远，在两天之内，从遥不可及的东方来到奥杜威峡谷。他们更难以想象，有朝一日，后人可以进入太空，登上盈亏更替的神秘的月亮。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文明，都在诉说着今人与原始人类的距离。可是，人类在本性上的进化有那么大吗？张爱玲在《烬余录》一文中说：“去掉了一切的浮文，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。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，几千年来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？事实是如此。”这话也许过于悲观，从古人类第一次迈开大迁徙的脚步开始，他们的目心中就有远方，不断地超越自己，创造更高的人类文明；不过也得承认，人类依然受到源于动物性本能的生命意志的支配，常常步入误区，滥用自己的能力。

过去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人类匍匐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；但近几个世纪以来，科技进步快马加鞭，人类超负荷地利用自然资源，给这个所有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星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改变。与远古人类相比，我们有太多的文明成果，然而却越来越少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清洁的空气、食物和水。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尤瓦尔·赫拉利写道，史前人类，“对环境的影响也不见得比大猩猩、萤火虫或是水母来得多”，“就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间，智人就成了整个地球的主人、生态系统的梦魇”。他提出一个问题：直立人“一共存续了将近200万年，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类物种，而我们智人看来也很难打破这项记录。光是1000年后还会有智人存在，现在看来都令人十分怀疑”。他担忧，40亿年来，地球上的生物演化都遵循着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法则，而今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打破了这一规则，智人有可能成为被替代的物种。这恐怕不是杞人忧天。

那天，乘车穿过塞伦盖蒂中南部，大草原低缓起伏，伸向天际，草色绿黄，弥望皆是，偶尔才能看到一两棵不大的香肠树。司机说，这里的土壤只有一米深，下面都是熔岩。这个我是知道的：塞伦盖蒂东北部的伦盖伊火山爆发，把火山灰洒向塞伦盖蒂中南部，火山灰和雨水混合，形成了富含钙质的岩层，有如水泥般坚硬。千万年来，上面累积了一米厚的肥沃土壤，草本植物生长茂盛，树木却难以扎根。或许可以说，数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就像大草原上的土层，已是风光无限，然而还不够深厚，尚待长出参天的大树。

面对自然，诗人始终表现出亲近的姿态，在看待自然界中的生命和事物时充满了怜悯、疼惜之情，这种怜悯、疼惜是与尊敬自然、热爱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在《河流变小了》中，米沃什对于河流变小、花园消亡、动物被猎杀的状况充满忧虑：“河流变小了。城市变小了。美丽的花园/现在以往不曾见到的；伤残的叶子和灰尘。/我第一次游过这片湖时，/它似乎很大，要是现在我去那里/它会成为一个洗脸盆/在杜松和冰河期的岩石之间。/哈利纳存在边上的森林曾很原始，/散发着最后的但在最近被杀的熊的气味，/尽管透过松林仍能看到耕地。/独特的一切变成了普遍的样式。/哪怕在我的梦中意识也在转换着原色。/我脸上的特征像蜡制的玩偶在火中融化。/谁会同意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人类的脸？”

面对包括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变化，诗人的内心充满悲悯，他对现实保持密切关注，并在诗歌作品中作出记录和表现，力图引起更多人的重视。

面对自然，诗人始终表现出亲近的姿态，在看待自然界中的生命和事物时充满了怜悯、疼惜之情，这种怜悯、疼惜是与尊敬自然、热爱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在《河流变小了》中，米沃什对于河流变小、花园消亡、动物被猎杀的状况充满忧虑：“河流变小了。城市变小了。美丽的花园/现在以往不曾见到的；伤残的叶子和灰尘。/我第一次游过这片湖时，/它似乎很大，要是现在我去那里/它会成为一个洗脸盆/在杜松和冰河期的岩石之间。/哈利纳存在边上的森林曾很原始，/散发着最后的但在最近被杀的熊的气味，/尽管透过松林仍能看到耕地。/独特的一切变成了普遍的样式。/哪怕在我的梦中意识也在转换着原色。/我脸上的特征像蜡制的玩偶在火中融化。/谁会同意在镜子里看到的只是人类的脸？”

面对包括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变化，诗人的内心充满悲悯，他对现实保持密切关注，并在诗歌作品中作出记录和表现，力图引起更多人的重视。



过去·现在·未来（油画）李秀实

近读录

米沃什的生态小诗

朱朱

《三个冬天》。德国法西斯侵占波兰后，二战爆发。战后他在波兰外交部门工作，1951年他从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文化参赞任上出走。米沃什在巴黎滞留多年。1960年他从巴黎迁居美国，此后长期在美国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任教，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诗作。2004年8月14日去世。

诗集，笔者的阅读兴趣，却集中在一些描写生态的小诗。早在少年时代，米沃什就热衷于收藏，他收藏植物标本、离学地图册、鱼缸、鸟笼等，米沃什曾这样追忆年少时阅读喜欢的书——佐菲亚·劳杰维出夫编的《森林人之夏》时的情状：“我一边读，一边做着白日梦，梦见一片杳无人迹的自然保护区。在课堂上，不管老师唠叨什么，我都不听，我总是在笔记本上描画自己的理想国。在那儿，没有道路，也没有行驶小船的运河，只有一片森林。这是一些昂贵的白日梦，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狂热分子被允许进入那个国度。今天，我们叫他们生态学家。不管他们怎么

称呼，我们应该承认，他们保护自然的行为是高尚的。”在一首题为《歌》的诗中，米沃什写道：“冰流过江河，树木长出欢乐的叶子，/犁趟过田野，鸽子们在林子里咕咕叫，/一头母鹿跑进山中发出喜悦的歌唱，/长茎的花开着，雾从温暖的花园升起……所有的欢乐来自大地，离了她就没有了喜悦，/男人被交付大地，让他别无渴望……所有的事物来自大地，她没有瑕疵。/……动物摆动着脊背，蝴蝶落进大海……所有的事物来自大地，所有的事物将归还她。”诗人沉浸在自然的欢愉体验和想象中——所有的事物都来自大地，在大地的博大胸怀中沉淀，大地是所有生命的



“文汇报” 微信二维码